

DA CHUAN BANG · DA CHUAN BANG

大船浜

殷允岭



花山文艺出版社



大船浜

殷允岭



花山文艺出版社

一九八七年·石家庄

内 容 提 要

小说以“大船浜”作为涵盖全篇的意象命题，以美丽富饶的微山湖为背景，饶有风趣地讲述了渔家父女贾三洪和贾秀芹与命运抗争的动人故事。小说湖上氛围浓重，湖味十足，读者似可从中嗅到微山湖的腥鲜气、荷花香，似可听到那古老深沉和泼辣情绵的渔歌。作者审美心理微妙，创造意识很强，使作品雅俗渗透，古今照应，风光无限，意象万千。

大 船 浜

殷 允 岭

花山文艺出版社出版（石家庄市北马路45号）

冀城县印刷厂印刷 河北省新华书店发行

787×1092毫米 1/32 12.375印张 260,000字 印数：1—15,000

1987年12月第1版 1987年12月第1次印刷

ISBN 7-80505-030-9/I·30

定价：1.80元

—

夕阳在缓缓沉落，沾触湖面的时候，象似发出了煎水的
滋滋声。蒸飘起的云霞浮漫在湖空里。那只越走越远的渡
船，正在日边的水中抖抖颤颤。眼下的红蓼丛中有谁唱歌，
又是那支呼求刮风的渔歌子：

风婆婆——刮风来！
快快放开——风口袋！
刮天晴——打大篷——
刮晴天——船出湾——
呜喽喽喽……

再不会是秀芹的歌喉，再不会见秀芹的美姿。她偷乘了
一只颤抖着的小船，逃奔进红红的太阳里去了。手罩着泪眼
的高有贵知道，太阳底下有一个叫做槐岛的岛子，岛上头的
黑黑的柳树林子，能一直蔓延进岛下的苇荡子里。苇荡子的
上方有一个船坞，船坞的堤上，默立着一幢三间的瓦屋。那
下了渡船的秀芹将会在瓦屋里扑向爹娘，并要向爹娘倾吐跟
随他高有贵逃离了一年的苦情，诉说她自己的悔恨和悲愤
……

有贵长叹了一口气，又一次将手中握皱了的纸团儿展开
来：

“高有贵，我走了，回我娘家去。我爱你，那也不能没有一件布衫子，你总是不能给哟我的小有贵！我走了，船留给你。”

他捂住脸躺下去，觉得湖堤象一只行船摇摇晃晃。唱着唤风谣的大船仍没有开远，凄楚的歌韵撩拨他记起一年前的那个夏晚，记起他第一次望见了秀芹的俏样子，听见了这支吹动他命运风帆的《风婆婆》……

二

这里是微山湖的东岸，倘要顺这弯曲的湖岸南望，便可看见那坐落于本省的韩镇、却又属邻省所有的洋洋气的大电厂。电厂的南面还有铁矿的建筑群，高耸在湖南岸的矿渣山，把那黑浸浸的影子沐了半湖。向西观看要在没有湖雾的天气，平日里只可见得贴近了湖岸的槐岛，象个大琵琶一样稳稳漂着。琵琶与东岸开阔的湖面上，那些渔帆、网浜、竹箔、钩阵、苇丛荷荡、红蓼草地，摆设得有动有静，鲜人眼目。若要朝北望是麻烦不尽的，那成阵的苇丛子疯长到岸上来，断断续续可延至百里，并且遮挡了二百里以外的任城。

与槐岛作对的东岸浅湖，现在叫做牛皮湾，原始的名字比“牛皮”难听得多。但是，这湾里苇荷的空档多，因而也就生出很稠的鱼虾，很厚的菱角和鸡头秧。入夏之时，初见荷红，各种水生植物的果实还未成熟，所以到牛皮湾来的渔船，都是能钻苇档子的浅湖小船。

船底无根，到此捕鱼的小船来自各处。有湖西漂到湖东来的，有槐岛、龟岛、南菱岛转游来的。还有那顺随着京杭大运河，通过了山东的南门韩镇船闸，进入这微山湖内的江浙蛮船。他们逐鱼而行，结浜而居，每到日落网收之时，各色各样的船们就开始集聚于一处湖湾，湖湾上也就幻出个庄子，这便是湖上的所谓船浜了。浜民们并不需先前熟识，常见那早湾下船的船夫招呼迟到的船：“入浜吧，二哥？”

“入浜入浜！”因这地方俗称老鳖为“大哥”，那“二哥”的称呼便显尊贵。二哥常是不抽船篙就扔来香烟，宵间还要碰响酒碗。若是入浜来的船夫们不是光棍，还率来了老婆娃子，再多一条住宿船，而这左近的湖面又有利可图，这船浜就是相对永久性的了。永久性的船浜显然热闹，说书船也来，卖货船也来，唱湖上端鼓戏船也来，船晃人动的，倒是比岸上的村子趣事多些。大湖的四岸遍漂着这样的船浜。

高有贵的一只八尺小船，湾在这牛皮湾里。他的渔具是一长串红丝钩，他的船上是用芦席搭起一个风雨庵子。近几年来，国家为照顾微山湖渔民陆居，在沿湖的堤上建了些渔村。他的叫做新村的渔村，建在牛皮湾以南六里的地方。

新村队的渔船散布在东岸一带，队长坐在小机船上，每日在红蓼荡外的河道上蓬蓬开过，专门收鱼。高有贵也就在每日的下晚，带鱼守候在航道一边。他的一条小船引不来“二哥”，因而也就形不成船浜。到航道的一侧交鱼，换取工分，是他感到有趣的事情。他不敢偷留点小鱼私卖，一九七六年是风多雨稠的日月，不单时时有湖管员查船查帐，堤岸上的小市上，也常驻专人戒备。落网者的普通处罚，便是游乡。高有贵算一个心野手呆的人物。

这一日他刚拾罢红丝钩，那蓬蓬的机船声就传过来了。他舒服地伸直长腿长臂打了个哈欠，再把平平乍起的宽肩头抖上几抖，便将篙撑起了船。圆大的太阳落到苇梢处，红蓼丛中的明水道，被映得半青半红，脸却被映得鲜亮，显得眼睛有神，小胡子气派，高鼻子也似更陡峭。

记得有一群渔妮们对他开玩笑：“哟！大哥洋乎劲儿！”他就不羞不笑地回答：“你别光夸不买！”

因为的确是光夸不买，渔妮们也就只有羞笑着互开玩笑。一想起这类事情，有贵的心中半酸半苦。他也算是渔村中的小圣人，会吹笛，会拉琴，又是渔浜中少有的高中生。他机智幽默，一句话讲出来，不凉不烫，却逗人笑破肚皮。若真给他一个演员或公家采购员的位子，他会干得极好。但因送子娘娘把他送上了船浜，也就只能撸竹篙了。并非凡生于船浜里的小子都惧怕撸竹篙，只因有贵的学业只是练了几年嘴皮，手脚上全无功夫。干活儿累急了，便要发躁发毛、讲怪话、耍贫嘴。再和同弄船的人顶撞几回，弄名声就扬了出来，连开初迷着他有精神的几个妮儿，如今也却了步子。

为了防微杜渐，几个有经验的家长也常在爱听笛子的女儿耳边吹风：“卖亮毛的长嘴鸭哟！光唱不捕食，谁家的妮子嫁他，还不饿绿眼珠？”

渔妮们也确怕饿绿了眼珠，有贵的家境又那样艰难。他的娘死得早，那常常搂着他叹一声“从小没有娘，长大命不强”的老爹，也在前年得了肝癌病。下徐州上济南，老人家自知恶病难医，也就暴饮了两船瓢烧酒，醉倒不醒，丢下了这个二十大几的儿子。

现在，蓬蓬叫的机船停在航道边了，站在船甲板上的队长胡有贵就喝问有贵：“懒爷们儿，你躲开众人单飞，逮了多少鱼？”

有贵亮着白牙答道：“逮了祖孙五代的鱼！”说着话便把一只网篮甩过去，胡队长颠着篮子细看，果然见那鱼大大小小，分量可怜，也就张口笑他：“你是茶壶打掉了把儿，光剩个嘴儿，除了唱贫腔，就只有逮五斤鱼的本事？”

有贵掏一支香烟扔过去，并不答一言。胡队长点燃了烟，脸转向机船驾驶员说：“这么个熊样子，啥时辰能当上‘风箱委员’？”

因“风箱”与“中央”谐音相近，船上怕老婆的好汉们就荣获此官名。湖上的男人操篙弄叉，拉风箱做饭，原本是大屁股女人的活计。有贵听不得这煎心燎肺的戏言，便佯作个爽爽的笑脸，撑船便走。那船前的努了苞儿的莲花，也做了摇头叹息的模样。

在红蓼丛边的河叉口上，他忽然望见了一只拖带着小艖的桅船。看那桅船的走向，是想朝自己停船的岸边靠拢。它的帆篷升到了桅顶，风却刮得太小。有一个壮年的汉子只好撑起竹篙，挺着肩在船舷上蹬动，口中还发出“嗨嗨”的声响。在那另一侧的船舷上，也有一枝篙梢子颤颤动动。船来近的时候，有贵才看见操篙的是一位莲株儿般俊俏的姑娘，正在吁吁地娇喘着，把整个的身子卧俯到篙上去。一篙撑罢之后，她才仰起了脸，望着落日下面的槐岛，扭动着细细的腰肢，媚媚地将莲蕾般的唇儿努起来，再把鼻尖上的汗珠蹭擦在自己的臂弯儿上。在晚霞辉映里，她的披散着的秀发上漾满光彩。她没有看见苇丛后的有贵，竟在接连的顺心的几篙

撑罢之后，忽然唱起了那支唤风的船歌。

风婆婆——刮风来！

快快放开——风口袋！

刮天晴——打大篷——

刮晴天——船出湾——

呜喽喽喽……

她的姿态娇美动人，漫过苇荷的歌声也那么鲜嫩甜润。有贵忽然想哭，想莫名其妙地号啕大哭。他抓住了自己的领口儿，泪珠就滚过了衣襟，跌落在船梁上了。

那整整的一夜他没能入睡，先是看着桅船在堤下沉默，后是听见那妮儿吆喝着喂鹅。一切都静下来之后，他撑船进了湾子外围的苇荡里，寻到了一枝很粗的江苇，做成了苇笛吹歌子，反复吹那支唤风歌。第二日的清晨，那洗刷着船的壮年汉子笑哈哈地问他：“伙计，你加了夜班练笛，想干宣传队挣巧分儿？”

有贵无言地笑笑，眼却往船楼里瞟着。壮年的汉子钻进船楼里，一返身背出个麻包来，皱着眉，口中念叨着什么走下船，还朝着大堤的两端看。有贵就问他：“你是去赶集吗？”

他继续皱着眉心盘算什么，愣一刻才回答：“不是，我是赶集去。”

他心不在焉得有趣，有贵一边偷笑，一边观赏他秃了的头顶，和那密得无处下刀的胡子，心中猛想起“一头的好脸，一脸的好头发”的形容词，便嗤嗤地笑出了声音。那

汉子警觉了。有贵又问他：“你带了啥东西？”

“人吃了添膘的东西。”汉子说，还深意地点了点头，跨过大堤走了。

有贵顾不得纳闷，就用心看船楼。脚又不自觉地往前移，便踢上藏在草中的船锚，口中不由地叫一声：“哎哟！”

“还要！还要再踢？谁叫你那眼珠象莲子样鼓着，乱盯么哩？”俊妮儿已从艙楼窗里探出了身子，搭腔嘲笑着问有贵。有贵被揭了私念，脸顿时红了一下。平日里练尖练滑的嘴巴，却也对不出俏皮话儿。抖一抖精神抬头看人，就见那妮儿的秀发仍披散着，嘴角上还沾有牙膏的泡沫。沾着泡沫的嘴巴又讲巧话，继续戏弄直眼的有贵：“你以为锚尖儿钝呢，好钢火哩！”

这一回有贵知道笑了，笑一下精神就轻松，别着嘴问一句：“我吹笛闹你睡觉了吗？”

“是你吹笛？我以为是收音机响呢！”她扮出惊讶的神色来，咧开了小嘴儿，便关磕得楼窗儿砰然作响。有贵的心也怦怦地跳响着，缠乱了几次鱼钩，还不慎扎伤了拇指。日上三竿的时候，他想起要做早饭，舀一瓢湖水倒进锅里，眼看着灶下出神，发呆。

壮年的汉子撑着小船下湖，朝他打哈哈说：“怎么亲自烧饭，怕熏黑老婆的嫩脸？”

有贵动了一下脑筋，一句笑话刚想接上，却牵起了远虑，就改口问：“您干什么去？”

“你干么我干么！”汉子说，并且坐下来，要同有贵聊聊。有贵道出了住址姓名，他也讲出家住槐岛，原名贾山

洪，后因算卦的四爷说山洪只能暴发，不能持久，才改名三洪。三洪的意思是少、中、老年都有洪运，他三洪一生发财是命定、名定的事情。眼下带着闺女来湖东捕鱼，讲妥了十天半月交队里一次干货，发财的机会也在其中。

他不笑不哭地讲这些典故，有贵笑得忘了看桅船，还笑着问他：“你刚才是偷卖干鱼？”

他拍了拍船板警告有贵：“咱爷儿们今天才结识，你可别乱撒黑尿！你要是不义气卖了我，我就反咬你，那可叫蛤蟆拴在鸭腿上——飞不了我，蹦不了你！哈哈……”

有贵板起脸作了保证，贾三洪就大笑：“咱爷儿们还能狗咬狗！这年月，就不要学要饭的大闺女——死心眼儿。锁进你柜子里，你也要想法儿捉木虫哩！”

这番话当然对了有贵的心思，引得他泻出一肚子积怨：市场管理政策，水产品产销规定，全不合他心意。如果他能当权，那新奇的设想有的是：什么直升飞机运鲜鱼进京，什么快轮船运竹木到江南。洋洒洒讲一口白沫，直到那老贾拱手划开小船，他才想起点燃灶火。

那一天他的情绪很是不安，时不时便有些莫名的焦躁。脑子离桅船远一些，老贾出湖未回，他没有理由靠近，只呆呆望那桅杆。正午的太阳雪球般白亮，他看见俊妮儿上岸，挂半张渔网在堤柳，织网梭在她手上闪闪飞动。太阳变红的时候，她手执了小苇枝，嗷嗷地驱赶着爬上堤坡的鹅群。他忽然想起了一支歌子，便取出苇笛吹奏起来，他相信那妮儿能听懂歌词儿：

红花妮儿放白鹅，

眼角里瞟着渔郎哥……

但这眼前的俊妮儿并未回一回脸，眼角里是否瞟了，他也辨不出，只是重复地吹它。船左的苇荡子由红变绿，又由绿变黑，后来黑影落进湖里，他才猛然记起：他竟忘记到航道的一侧去交鱼了。手中的这一根小小的苇管，怎样将那机船的蓬蓬声，汽笛的号叫声压盖下去的？

他苦笑了一声，就着星光拾钩，又把摘下来的小鱼晾上船棚。睡梦中躺在鹅群里，吹了一夜的苇笛。太阳刺疼眼睛他才醒来，木呆呆望见了桅杆，又去下钩、插杆、下渔浮、挂鱼食。纷繁的遐思与小说中的情节串联一起，一望见俊妮儿放鹅，便又想哭，还是取过苇笛吹了。猛丁间听见了汽笛号叫，他才知又到了日暮时分，收鱼的机船来催债了。

他看见胡队长蹲在机船头上，正和那靠前去的老贾聊天。一眼望见了有贵，便站起来叉腰骂道：“鳖日的儿！你昨天拱进牛腩里去啦？”

有贵为避惩罚，赶紧点头，胡队长笑了，却仍笑骂：“你是会挤眼儿的猴子不挨鞭，孙猴儿做的！”

这样骂着不遭抢白，胡队长觉得反常。假近来看一看有贵的脸，这才大惊小怪地叫起来：“憋儿子，你害眼病了？眼红得象吃死娃儿的狗，怎不对叔说？还不用莲叶上的露水洗一洗？快快洗，快快洗！”

他伏在船舷上，头探近湖面寻莲叶。小心地笨拙地兜了些露水，咧起嘴洗有贵的眼。有贵嘻嘻笑了：他骂着蹊跷话儿，命令开船，又忘了要有贵的鲜鱼，只没忘招呼笑着的老贾：“走了，二哥！”“走顺走顺！”老贾说。转了脸又问

有贵：“你人小鬼大，和队长有些来去哩！”

有贵问为什么，他不直答，手指了船棚上的干鱼说：“别唱偏儿戏了，明天跟我一起偷卖它吧！”

有贵本想答“不行”，又想到刚对他发过一阵慷慨，就支吾回答：“鱼还湿呢！”

“湿鱼换干票哩，我不嫌湿！”说着，竟动手拾鱼。手疾眼快地撸罢了秤杆儿，便挤挤眼扔来一把零钱，一双手打得小梆子呀呀怪叫，走向大桅船那里去。

三

这一夜有贵没有吹笛，心里恍恍惚惚，腹气也短了，出不得好音色。

晾干的几斤小鱼，吃或送人，都不触大法，倘若被发现这样偷卖，收网扣船自不待言，湖管员的汽艇还要闯上湖面，广播新闻。卖鱼人比做贼要丑几倍。有贵正置脸面金贵的年龄，盘算到四更天才入睡。醒来一看，阳光早从庵棚上透下来了，他急忙探身去看桅船。

没有看见老贾洗刷船，也没见俏妮子露露脸，他的心悬着，掬几捧湖水洗一洗脸，就抡篙撑起了船，到下钩的苇档中拾鱼。

今日的收成还算不错，那一溜溜钩上的鱼儿甩动着尾巴。耀得眼发花。摘满了一渔篓，心中却憋闷：觉得把这么多鲜鱼缴上去，实在吃好大的亏。腌咸鱼的吃香娘儿们挣分比

他多，管鱼塘的妮儿挣分也比他多。他常常鸣不平，又常常受奚落。虽是混毕了业的高中生，却进不了城，升不得学，木呆了三年，连参军的妙龄也起了，只落得牢骚多，干劲儿小。渔妮们就敲着篱梢子唱他的歌：

“二哥哥扇翅子想飞高，
想甩鬍子想扔篙。
莲蓬子菱秧子挂了腿哟！
只剩个尖嘴乱叨叨——”

乱叨叨不是一件沾光的事儿，得不到便宜反惹了人。想起了这一节，心中便生了嫉恨。发着狠连剥了十条鲫鱼晾上棚子，卖鱼引起的恐慌，也渐消了，还暗暗羡慕贾秃子的花招。

岸上却传来嘈杂的人声，又夹有女子的脆音。他急急地撑船钻到苇荡边上，就看见是秀芹手扶腰立在船头，船下则蹦跳着两个男人。有贵认出：又是那两个湖管员，威震湖上的两个角色。

“快快靠岸来，只要他不是鬼，就钻进这船里了！”一个湖管员喊。

“俺船上没有卖鱼的，你是瞎了眼！”秀芹脆声儿骂。有贵知了些因由，心想是老贾被人堵到老窝里，就急得跺了船板。

“你急啥哩！咱这玩鹰的老手，还能叫鹰瞎了眼？”后苇荡里忽然有人开了腔，有贵惊慌地回头一望，才见是老贾手拨着苇，站在小船上望桅船。



“玩失手啦？”有贵明白过来，这么问老贾。老贾说：“尿了半辈子尿，能不湿一回裤？这也不算失手。”

“这么闹怎么行？”有贵问。

“你沉住气，我的闺女，稳能抵挡一阵！”老贾很镇静，好象闺女是花木兰、穆桂英。

但是，湖管员已经爬上了桅船，并且从船艙楼里拖出了盛干鱼的麻袋。秀芹在与他们争夺，短促的怒骂声和啾啾的喘吁声，随同着桅船下耀动的水光飞进芦荡。镇静的老贾也有些失色，看着那几条黄灿灿的麻袋，便象一只披着翅子的老鹰一样，探腰伸颈地瞪直了眼睛。

有贵知道他在难处，便陡生出了立功的决心。耳听着搜出大量干鱼的湖管员吼声渐响，他匆匆地撑起了小船，口中轻念着秀芹的名字。金灿灿的麻袋被抛下桅船了，成群的白鹅被惊吓得扑翅，呷叫。紧接着又传来秀芹的喊声，喊声揪心，从有贵的脚底麻酥酥直入胸腔。循声望去，就见那会唱甜歌子的姑娘披散了长发，侧扭了腰肢，单手举起一支闪亮的渔叉，已作出脱手一掷的姿势。

眼下阳光正好，那图景虽不与她撑船唱歌一个韵调，却英武，却壮美，与缩颈退避的湖管员形象反照，黑白分明。有贵的心簌簌抖颤，手中的竹篙却撑急了许多，弄出些磕碰声响。举叉的秀芹惊慌地回头，望见了有贵，竟象遇到救命恩人一样，凄声地叫唤了一声“哥哥——”。

有贵的头发刷刷直立起来，心中也激起一阵热浪，一股豪气。紧三篙催船逼近大桅，运动中，远远地伸去了篙叉，打落了一个三角眼怀中的麻袋。耳边又传来唤哥的声音，抬眼看时，就见那原先卖呆的冬瓜脸湖管员，正扬起一支船

篙，劈头打来。他撑篙一跳，身子飘飞于湖空。胳膊又调了力气，便一翅飞到岸边。正想抽还船篙，再耍一回勇猛，眼角里却瞥见老贾的小船钻出了苇丛，这假装镇静的老贾，终于装假不得，要出来亮相，事情却会更糟、有贵心眼儿动了一下，就转身跑起来，想把湖管员引离现场。

在刚进柳林子的堤上，他背上挨了一篙。正想返身拼个死活，心眼儿却又开窍，计算出智胜的优惠。急急地抱住了一棵壮柳，象吴清华被毒打之时一样，做出了挣扎、颤抖、痉挛之态，呻吟声，喘吁声也随之扮出。慢慢地软软地倒在堤坡上，活象一袋干鱼，顺坡面朝堤下翻滚。这么慢滚着，偷看着湖管员神色，就见那三角眼的眼眶张大，冬瓜脸的脸色变黑，并且咧开嘴嗷嗷惊叫。惊叫声增添了有贵的胆量，这才觉得自己是受了大辱。身子在堤坡凹地停稳，竟抱起一块包岸青石，跌跌撞撞地冲上堤来。

冬瓜脸拖着篙杆惶惶退走，三角眼倒勇敢，叉开腿站稳了，不软不硬地说：“二哥真想拼命，还真有命拼。仗着那一篙不是我打的，我倒要问你，这石头砸下来，事就完了？”

有贵说：“当然不完，仗着管船的不在，欺人女子，你自己定个罪名！”

因为话语来得顺当，有贵忘了装伤。三角眼大了胆子，顶撞有贵：“你是叭狗子啃月亮——这一口咬得高。船上头放一个妮儿，投机倒把也不能问了？”

“你捉住我投机了吗？”有贵演戏认了真，觉得如不迅速取胜，事件就要麻烦。问着话把石头举一举，也装了怒不可遏的神气。三角眼自知自己追赶的不是这贼，就不失体

面地踢掉冬瓜脸上船篙，高声嚷道：“你也别拉竹篙，你也别举石头。今天没捉谁的短处，明日也许碰上，后会有期！”

说完话拉起冬瓜脸急走，有贵也不纠缠。摸一摸被篙打疼的脊背，觉得自己很豪侠，很策略。走出了柳林子，眼睛就亮堂起来：阳光里秀芹正跳迎过来，恰象一株大浪中的莲花。她的脸也似莲蕾儿一般透红，汗湿的发缕贴在亮额上。她张开一双胳膊，身子前倾着，似要扑抱他，却又在偎临他胸前之时猛然停住，把暖暖的“哥哥”声喷到他脸上。

“哥哥，你心眼儿真好。要不是你解救，俺爹就苦了，俺家就遭殃了。在湖西有一回，船都给砸漏过……坏种走了吗？打伤你了吗？”

她一口气讲了这么多，琉璃珠般的眼睛嗦嗦转溜着，看他的脸，看他的眼，看他的周身上下。他的浑身，包括被砸的脊背就有些痒了，只管痴痴地笑着，不知道怎样回话。秀芹就笑起来，格格格抖颤个潇洒。老贾迎近来，说：“贼妮子还笑，要不是你二哥精灵义气，你哭还哭不爽快。我说大侄子，快随叔喝两盅去，今天，你护了我老贾的脸面！”

有贵这才记起，自己还没吃早饭。白花花的阳光洒在浅湖，苇丛和红蓼荡都在沙沙作响。荡子后头生出些乳白湖气，隐约的船影在那里荡动。只听见汽笛长鸣，他惊跳了一下。细看看还不是下晚时辰。便晕晕地随了老贾去，感觉得船上处处柔和，处处酥心。

秀芹在灶前炖鱼，苇火红红地照她。老贾急慌得不能等菜，咧开嘴去咬“莲子烧”的瓶盖儿，一边含糊不清地说：“秀芹，空瓶该卖了。”